

代表者／シエルフ、ヘルフリッヒ
「ランド」

ス、エム、イシット

切／官庁、陸軍及海軍ノ職員ニ付シ聯合

官ガ本降伏実施ノ為適當ナリト認メテ自

其ノ委任ニ基キ発セシムル、切ノ布告、命令

遵守シ且之ヲ施行セシムコトヲ命ジ玆ニ石職

最高司令官ニ依リ又其ノ委任ニ基キ特任

レザル限リ各自ノ地位ニ留リ且引續キ各自ノ

任務ヲ行フコトヲ命ス、

二「ボダム」ニ對シテ武裝ニ關シタル

宣ハラ実施スル為聯合

聯合國代

充シ且斷

發其ノ後

二日本帝國

ノ支配ト

スルコト

九時八分東京上陸

民國、聯合王國及「ソ

主義共和國聯邦ノ為二並ニ

應ニ在ル他ノ聯合諸國家ノ

聯合國最高司令官／ダ

ア／サー／合衆國代表者

一ニミッツ／中華民國代

聯合王國代表者／ブル

「ソヴィエト」社会主義共

／クズマ、エヌ、ダエレ

オーストラリア」聯邦代表

「ブレ」／「ソヴィ

「ソヴィ

暴戰去軍國

近代

日本の

朕ハ茲ニ國傳ヲ傳授シ得ルヲ幸ニ
臣民ノ赤誠ニ信倚シ常ニ爾臣民ト共ニ
在リ希シ夫レ情ノ激スル所激ニ事端ヲ
滋クシ或ハ同體掛礙互ニ時局ヲ亂リ為
ニ大違ヲ誤リ信義ヲ世界ニ失フカ如キ
ハ朕モ之ヲ戒ム宜シク華國一案子孫
相伝ヘ唯ク神州ノ不滅ヲ信シ任重クシ
テ道遠キヲ念ヒ總力ヲ將來ノ建設ニ傾
ク維新ヲ發揚シ世界ノ進運ニ後レサラ
ムコトヲ期スヘシ爾臣民其レ克ク朕カ
意ヲ奉セヨ

戦争記憶

國聯邦代表者／クス
マ、エヌ、チエレヴィヤ
ンコ／「オーストラリ
ア」聯邦代表者／
「タイ、ユー、フレ
ミー」／カナダ代表
者／エル、コスグレーブ
／「フランス」國代表
者／ジャック、ルクレル

文部大臣 大田 綏造
農商大臣 石黒 忠篤
内務大臣 安部 貞徳
外務大臣 東 亞大 東郷 茂徳
國務大臣 安井 藤治
運輸大臣 小日 山 義登

沙青青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凡例與說明

本書引用之文獻皆取尾註形式，附於各章末尾處。涉及歷史事件、人物或特殊名詞的註釋則以腳注形式標出。如此處理是為了能在保持嚴謹的同時不干擾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方便讀者及時了解相關背景知識。

目 錄

序一 一次難能可貴的探索	<i>i</i>
序二 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何而來	<i>v</i>

第一章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1

鈴木內閣	5
《波茨坦宣言》	8
遲來的「聖斷」	14
第二次「聖斷」	17
宮城事件	27
七十年後	37

第二章 203 高地 49

走向戰爭之路	53
「步兵的戰爭噩夢」	61
旅順圍攻戰	66
「爾靈山」	79
勝利的陰影	85

第三章 奔馳在狂愚之路上 93

大正德謨克拉西時代的終結	98
清君側	103
「尊皇討奸」	109
四日政變	116
審判	125

第四章 「民族切腹」的開始 137

九一八往事	141
天皇的統帥大權	145
從不擴大主義到全面侵華	150
近衛的抉擇	154
軍部獨大	158

第五章 「支那通」的歷史宿命 169

暴行	173
思想軌跡	175
「滿蒙是生命線」	181
侵華急先鋒	184
縮影	189

第六章 「白團」：遊蕩的軍國幽靈 197

「以德報怨」	201
驚訝的英國人	209

蔣介石的坐上賓	213
人間絕對之惡	221

第七章 軍國與靖國 233

國家神道	239
軍國主義的遺產	244
反對者	250
靖國史觀	256
「崇高的犧牲」	261

第八章 新時代的「二二六」 273

「我可以傲慢嗎？」	278
三島由紀夫的「二二六」	284
押井守的「二二六」	291
往何處去	297

後記	305
主要參考資料	308

序 一

一次難能可貴的探索

我的「80 後」同事沙青青先生在其新書《暴走軍國》付印前讓我寫個小序。校訂中的電子版稿子是用手機、電腦在碎片化時間中看完的，只是囫圇吞棗，但讓我驚喜的是這個研究成果展示了一種大膽的研究方法創新：歷史研究、圖情研究和文化研究被有機地融合了，更是國別研究的一個範例。

沙青青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卻直接進入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競爭情報部門從事情報研究工作，但在本職工作之餘他並未放棄歷史研究本行。我們曾經交流過歷史研究與情報研究的相似點：在文獻資料中搜索發現有價值的信息，利用這些信息或者基於這些信息分析推理獲得的結論支持

或影響某種觀點或決策。因此，兩者都需要嚴謹、縝密的邏輯思維。我也曾期待他做一些跨界的探索創新，把歷史研究和圖情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我覺得這次他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研究就很好地展示了歷史學研究功底和情報研究特色，大量的檔案文獻照片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規範翔實的註釋提供了豐富的線索，信息量極大，彰顯其嚴謹。

沙青青在這本「小書」中還運用了文化研究方法，把與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密切相關的電影、動漫、詩歌、文學等文化元素自如地引入分析研究中，不僅讓歷史研究、情報研究鮮活生動起來，更重要的是歷史與現實發生了互動，這種觀照中折射出的光芒讓我們可以更立體地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與現實。

更讓我感歎的是，這樣的內容其實就是我們國家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歷史進程中迫切需要的國別研究。最近幾年，伴隨着大國外交、「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我們國家需要對世界各國增進了解和理解。雖然美日等大國一直是我國學者們研究重點，但是研究方法、視角等都還比較單一，仍存在「草色遙看近卻無」的現象。如何全方位、多學科、持續性、高質量地開展國別研究還是挑戰。鼓勵開展跨學科研究是提高國別研究水平和質量的最重要途徑之一。沙青青先生通過這本「小書」作了一次難能可貴的探索，他把歷史研究、圖情研究和文化研究有機地融合起來，深入系統地剖析了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發展歷史，既有史料價值又有可讀性，其研究的現實意義不言而喻，其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創新也

值得為之喝彩。

我期待他繼續一往無前地探索創新，把歷史研究和情報研究的雜交優勢保持下去。

陳超

上海圖書館館長

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所長

2017年11月6日於上海

序 二

日本的軍國主義從何而來

「軍國主義」，是一個很血腥的話題，它帶有強烈的窮兵黷武和軍事擴張的色彩。軍國主義有一個標準的西文名詞，英文叫「militarism」。

早在 18 世紀中葉，普魯士選帝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即位後，開徵軍事稅，實行徵兵制，軍人數量達到全國人口的 4%，而國家財政的四分之三用作軍費開支。普魯士創造了一種歐洲軍國主義的模式，那就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

依靠着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 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 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成為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參戰國。20世紀納粹德國又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次大戰的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甚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

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由於效仿德國君主立憲制度，日本的一大批封建武士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改革中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武士」，最著名的「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以及壟斷日本政權近五十年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等均為舊武士出身，包括昭和時代推動侵略戰爭的東條英機、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這些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極自然地成為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發展的主要社會力量。

明治政府推行三大政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美英的「黑船來襲」使得閉關鎖國五百餘年的明治政府知道了自己的落後，因此，「富國強兵」成了明治維新的主體，是三大政策之首。「富國強兵」路線的推行，使得日本工業化的實現、產業革命的完成均與侵略鄰國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緊密相連。而日本在此後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更是進入了從戰爭走向更大戰爭的惡性循環之中。殖民朝鮮半島、發動侵華戰爭，繼而發動太平洋戰爭，幾乎是每五年就對外用兵一次，直至徹底投降敗亡。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尤其是這一主義在近代日本的發端、實踐直至敗亡的歷史，始終是值得研究的主題。多年前，沙青青先生就埋頭於書海之中，查閱日本、中國、美國等各國文獻資料，試圖探尋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脈絡。沙先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愛好廣泛，見識廣博，對中日歷史以及世界史皆有濃厚

興趣並刻苦鑽研。這讓他對於東亞歷史有着更冷靜的分析思維與更宏大的國際視野。當大多數同齡人都熱衷於買房買車掙錢的時候，雖為「80 後」，他卻更喜歡在自己的書房裡與書和電腦為伴，享受簡約而自由的生活，並能自得其樂。這讓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時代，寒夜裡披着棉被讀書的光景。在當今浮躁的社會環境中，他能如此靜心做學問，讓我對這位學弟產生了格外的尊敬之心。

《暴走軍國》是一本難得的學術著作，它從國民性、民族性着手，全面分析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發展與狂妄直至敗亡的歷史，對於殘留在日本肌體中的軍國主義陰魂也提出了警示。我對於這本書的欣賞，不僅在於其學術價值，也在於其能通過對細節的考察來為讀者展現那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歷史演進過程。一本好的著作，之所以能夠讓人百讀不厭，就既需要學術的嚴謹，又要做到引人入勝而不枯燥乏味。沙青青先生做到了這一點，這就是他的學問功底。

徐靜波

亞洲通訊社社長

2017 年金秋於東京

國政府及其ノ後継者ノ為ニ約
ト名ハ茲ニ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ニ對シ現ニ
日本國ノ支配トニ在ル。切ノ聯合國停戦及被抑留者ヲ
直ニ解放スルコト並ニ其ノ保護、手當、給養及指シセ

第一章

五年九月一日午前九時八分東京灣上ニ於
合衆國、中華民國、聯合國及「ソ
イエト」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ノ為ニ並ニ
本國ト戦争状態ニ在ル他ノ聯合國國家ノ
益ノ為ニ受諾ス。聯合國最高司令官ノダ
ラス、マックアーサーノ合衆國代表者
ノ、ダブリュー、ニミッツノ中華民國代
表者ノ、徐水昌ノ聯合毛國代表者ノ、ブル
ヘ、フレージャー「ソヴィエト」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者ノ、クズマ、エヌ、デエ
ル、ウイヤンコ、「オーストラリア」聯邦代表
者ノ、ティー、ユー、フレミーノ「ソヴィ

ル老及其ノ遺族ニ抱テ到セ、王座ニ上リ、
戰傷ヲ負イ炭焼ヲ蒙リ室震ヲ失ヒタル者ノ辱
生ニ至リテハ朕ノ深キ哀念スル所ナリ惟フニ
今後帝國ノ受クハキ老難ハ固ヨリ尋常ニアラ

エト」ノ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者ノ、クズ

マ、エヌ、デエレヴィヤ
ンコノ「オーストラリ
ア」聯邦代表者ノ、
ティー、ユー、フレ
ミーノ「カナダ」代表
者ノ、エル、コステレー
フノ「フランス」國代表
者ノ、ジャック、ルクレル

二無辜ヲ殺傷シ慘害ノ及フ所真ニ深ハ、
カラサルニ至ル而モ尚交戦ヲ継続セムカ
終ニ我カ民族ノ滅亡ヲ招来スルノミナラ
ス延テ人類ノ文明ヲ破壊スヘシ斯ノ如
クムハ朕何ヲ以テカ億兆ノ赤子ヲ保シ皇
祖垂宗ノ神靈ニ謝セムヤ是レ朕カ帝國政

軍衛大臣 豐田貞次郎
厚生大臣 岡田忠彦
閣務大臣 榎井兵五郎
閣務大臣 左近司政三
閣務大臣 下村宏
大藏大臣 広瀬豊作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考慮關於戰局的走向，遺憾的是最壞事態（敗戰）必至。」

——1945 年 2 月 2 日近衛文麿上奏昭和天皇文

1945 年 8 月 14 日上午 8 點 30 分，44 歲的昭和天皇裕仁召見了時任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命其在上午召集舉行所謂「御前會議」。

這一天離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過去了 5079 天，離日本所謂「支那駐屯軍」發動盧溝橋事變過去了 2960 天，離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過去了 1346 天。無論是裕仁，還是鈴木貫太郎都明白這一天將成為日本近代歷史上最重要、最漫長的一天。

作為明治維新以來第 42 任首相，當時的鈴木貫太郎已經 77 歲。四個月前，即 1945 年 4 月，他的內閣剛剛成立。整整四十年前，鈴木還曾在對馬海戰的波濤中見證了聯合艦隊摧毀俄國艦隊的輝煌勝利。二十年前，出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僅一年的他轉任海軍軍令部長，之後還曾擔任天皇的海軍侍從官。九年前，在所謂「帝都不詳事件」（即「二二六事件」）中，鈴木則成為叛軍誅殺的對象，身中兩彈卻奇跡般得以生還。

鈴木內閣

1945年初春，小磯國昭內閣倒台。圍繞首相人選，重臣會議分成兩派，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等推薦陸軍元帥、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即所謂「支那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而近衛文麿、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等則推薦前天皇侍從長、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最終，天皇裕仁選擇了後者。起初，這位幾近失聰的海軍大將打算推辭，曾對天皇表示：自己對政治是外行，而且年老體衰還耳背。裕仁一再堅持後，他才勉強答應出馬收拾殘局。

1945年4月7日，鈴木內閣正式成立。這也是二戰結束前，日本的最後一屆內閣。而他本人則打破之前大隈重信76歲出任首相的記錄（1914—1916年第二次大隈內閣），成為迄今為止日本出任首相最高齡者。鈴木內閣中最關鍵的兩個職位——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分別由阿南惟幾陸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擔任。

此刻，擺在這位眾人眼中「老首相」面前的難題已不再是如何進行戰爭，而是如何結束戰爭，日本的最終戰敗不過是時間問題。而鈴木本人幾乎是以一種「已死之人」的心態來面對即將到來的終局：「在官邸起居室裡經常瞑目苦想的我，突然想起自己早在那次『二二六事件』血染的黎明時分就已經死過一次



鈴木貫太郎（1868—1948）

出生於和泉國大鳥郡伏尾新田（今大阪府堺市中區伏尾）的武士家庭。自 1884 年進入海軍兵學校後，開始了漫長的軍旅生涯。先後參加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1914 年出任海軍省次長，1923 年晉海軍大將。之後，既擔任過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也擔任過海軍軍令部長。1929 年被編入預備役，擔任天皇侍從長，期間曾與阿南惟幾在宮中共事過。「二二六事件」中被列為刺殺對象，僥倖未死。鈴木精通中國古文典籍，尤其愛讀《道德經》。日本投降前夕，宅邸毀於美軍轟炸，仍讓自己孫子趕緊去舊書店再買本《道德經》以備隨時翻閱。出任首相後，多次跟屬下念叨：「治大國如烹小鮮。」作為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任首相，鈴木也是日本歷史上最後一位非國會議員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

了。」¹雖然，台面上依舊喊着「今天無論打到哪裡，都一定要把戰爭打贏」的堂皇口號，但他心裡卻對兵敗如山倒的事實心知肚明。然而，如當時大部分日本軍政高層一樣，他仍心存最後一絲僥倖——希望能在沖繩戰役中重創美軍，進而獲得進行體面和談的籌碼。實際上，連天皇裕仁本人也持類似想法。

1945 年 2 月，在與前首相近衛文麿交談時，裕仁對「約束陸軍、結束戰爭」的建議不置可否，反而認為只有取得一場大勝才能去談所謂「終戰工作」，明確指出：「不再取得一次戰果的話，就難以推進吧。」所謂「戰果」便是寄望於日軍能在沖繩戰役中重創美軍。但是，在近衛看來這已無異於幻想，「天皇還

期待着決戰以後再結束，而實際上，既不能在沖繩予以殲滅性打擊，也不能指望沖繩有較好的戰績了」²。

在鈴木內閣成立最初的兩個月裡，前線傳來的都是沖繩戰局不斷惡化的消息。6月19日，島上日軍全面崩潰。次日，日軍已無有組織的抵抗。23日，在付出守軍盡數覆滅和20餘萬平民傷亡的代價後，離九州僅340公里的沖繩島正式宣告失守，日本本土門戶洞開。伴隨着沖繩戰役的慘敗，戰敗的命運已近在眼前。又如近衛所言「在沖繩戰局瞭然若揭之時，正是轉換的時機」³。至此，天皇裕仁被迫放棄「以戰促和」的幻想，開始考慮求和。其側近文官如松平康昌就記得沖繩敗局已定後，裕仁曾明確對鈴木說過「是否應該結束戰爭」⁴。在6月22日舉行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①上，天皇打破常規率先發言：「6月8日的會議，仍然決定了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方針，但是這裡我們不為迄今為止的觀念所束縛，關於結束戰爭的想法也希望迅速具體地進行研究，並為實現它而努力。」⁵以此為契機，鈴木貫太郎正式將「結束戰爭」確立為所謂「國策」。

① 1944年8月起，鑒於戰局持續惡化，日本當局在原有「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基礎上設立所謂「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亦為二戰末期日本最高決策會議，重要程度高過政府主導的內閣會議與軍方主導大本營會議。該會議正式成員為首相、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及海軍軍令部長。其他內閣成員與參謀次長、軍令部次長等可視情況應邀列席。逢重大決策時，會奏請天皇出席，稱謂也隨之變成「御前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即御前會議）。

《波茨坦宣言》

除了曾對戰局抱有幻想外，當時日本高層的另一大幻想就是寄望於蘇聯。一廂情願地希望在尚有「戰力」的情況下通過第三國（即蘇聯）的斡旋來開展所謂「和平工作」，向英美中等同盟國求和。在沖繩宣告失守的同一天，對蘇談判的實際負責人、前首相廣田弘毅與蘇聯駐日大使馬立克（Yakov Malik）進行了會談，提出7月派遣同為前首相的近衛文麿作為特使訪問莫斯科。

6月30日，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作出決議稱：「目前日本正以全部國力與英美交戰，此時如蘇聯參戰，帝國將被置於死地。因此無論對英美戰爭出現任何狀況，帝國必須竭力防止蘇聯參戰。同時，我方不僅要防止其參戰，進而爭取其善意的中立，而且使之成為有利於我結束戰爭的斡旋者。因此決定迅速開始日蘇兩國的會談。」⁶7月7日，天皇裕仁特別召見鈴木，督促其全速推動談判，要求「盡快派遣特使去開展對蘇外交」⁷。

外相東鄉茂德則認為在雅爾塔會議後，蘇聯對日參戰已是既定方針，日本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已經毫無利用蘇聯的餘地了」⁸。換言之，此刻寄望蘇聯中立乃至調停無異於病急亂投醫，還不如直接去同英美交涉。當時駐莫斯科的日本外交官法眼晉作甚至抱怨：「日本在敗亡關頭，不經認真考慮做出求救於蘇聯的愚蠢舉動之一，就是於1945年7月計劃派遣近衛特使赴莫斯

科。」⁹當時蘇聯一面敷衍拖延日本，另一方面則將相關情報透露給英美等同盟國。

7月26日，美國、英國及中國政府正式發佈《波茨坦宣言》，明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包括鈴木在內的日本政府高層大多認為除接受宣言外，已別無他法。以外務大臣東鄉茂德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為代表者甚至提出：應該在內閣會議上盡快予以正式承認。然而，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則表示堅決反對。鈴木內閣的書記官長迫水久常記得當時阿南惟幾曾這樣說：「我方暫且委託蘇聯中介進行斡旋，現在正在等回話，所以應該在得到回覆之後，才決定怎麼做」¹⁰。於是，鈴木內閣決定在此之前不對宣言發表正式意見。

兩天後，鈴木在記者招待會上臉色陰鬱地表示：「我們認為那個聲明是開羅會議的重新演繹。作為政府，我們認為它沒有任何重大價值。我們對此不予理睬。我們只管邁入戰爭的最後階段。」¹¹鈴木所說的「不予理睬」一詞的原文為日語漢字「默殺」二字。當時日本官方通信社——同盟通信社在翻譯這段言論時，將其直接翻譯為「reject」即「拒絕」，而非「ignore」即「不予理睬」，導致美國政府認定日本當局仍會繼續負隅頑抗，故愈加堅定了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決心。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向莫斯科派遣特使舉行正式外交談判的要求，希望蘇聯出面進行和談調停。而斯大林則向杜魯門通報了此事並徵求其意見。7月29日，莫洛托夫向盟國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英

美等國正式邀請蘇聯對日參戰。8月6日，美國向廣島投放原子彈。

得知廣島遭原子彈襲擊後，鈴木感歎：「事已至此，余只能明確地決意：惟有終止戰爭，別無他路。」¹² 8月8日，日本軍方派往廣島實地調查的科學家確認了美國所投下的確實是原子彈。鈴木收到實地調查報告後，馬上指示第二天上午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與內閣會議。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記得鈴木「親自表明有關終止戰爭的意思，要求我事前做好準備」¹³。就在同一天，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召見日本駐蘇聯大使，向他宣讀了對日宣戰書。

1945年8月9日清晨6點，蘇聯紅軍開始向盤踞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發起全線進攻的報告已擺在了鈴木的辦公桌上。上午10點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再度召開。鈴木單刀直入拋出了終戰與投降的議題：「廣島原子彈也好，蘇聯參戰也好，從形勢上看，戰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只有接受《波茨坦宣言》，結束戰爭。我想聽聽諸位的想法。」¹⁴

在緊接着的討論中，外相東鄉茂德指出：只要不改變天皇法律上的地位，那就可以馬上接受《波茨坦宣言》，盡快終止戰爭，並認為日本已沒有跟同盟國討價還價的資本。海相米內光政發言不多，對東鄉的意見未明確表態。而陸相阿南惟幾、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與海軍軍令部長豐田副武則堅決反對，要求在「不改變天皇法律上的地位」的基礎上再增加三項條件：



阿南惟幾（1887—1945）

九州大分縣竹田市人，父親曾是內務省的官吏，年幼時隨家人移居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第 18 期畢業，但報考陸軍大學先後三度落榜，第四次才順利考入，於第 30 期畢業。1929 年被任命為侍從武官，對當時的上司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相當尊敬。侵華戰爭爆發後，被任命為第 109 師團長，在華北作戰。1941 年 4 月，出任第十一軍司令，先後發動了第二、三次長沙會戰，但始終未能成功攻佔長沙且損失慘重。之後，被調任第二方面軍司令。1943 年晉陸軍大將。在出任鈴木內閣陸軍大臣前，職位則是陸軍航空總監。阿南為人固執，視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的軍國主義將領乃木希典為「終生楷模」。同時，他在日本陸軍內部人緣雖好，卻又孑然一身，從不隸屬任何派系。其六子阿南惟茂曾任日本駐中國大使（2001—2006）。

一、同盟國在日本的佔領範圍要盡可能小、人數也應盡可能少；

二、日軍自行解除武裝；

三、戰犯由日本自行處置。

他們將這些條件稱為「維持國體的最低要求」，若因此而談判破裂，那就只有進行最後的本土決戰。主戰派發表完這番言論後，外相東鄉馬上進行了反駁，雙方隨之爆發了激烈爭論。正在此時，第二顆原子彈落在長崎的消息終於傳來。下午 1 點，



米內光政（1880—1948）

學生時代的米內光政成績平平，在海軍兵學校第 29 期 125 人中名列第 68 名。日俄戰爭期間，曾在驅逐艦上服役。考入海軍大學後，以隨機應變的本事與嫺熟的外語能力為人所矚目。1915 年出任駐俄武官，俄語水平突飛猛進，日後被戲稱為「海軍省內唯一一個能用俄語打電話的人」。1930 年晉海軍中將，任鎮海要港部司令官，曾發感慨「一週只要工作半天就好了」。之後轉任佐世保鎮守府司令，期間利用閒暇時間翻譯了《拉斯普京秘錄》。1936 年出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一年後把這個職位交給了山本五十六，轉任海軍大臣，晉海軍大將。侵華戰爭爆發之初，一度持所謂「不擴大主義」，但隨後改為支持武力解決，曾策劃佔領了海南島。1940 年曾短暫出任首相，後遭陸軍抵制而被迫辭職。與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一道組成了反對對美開戰的海軍「鐵三角」。1944 年 7 月後，重新出任海軍大臣。

在憂心忡忡卻毫無結果的絕望氣氛中，鈴木宣佈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暫時休會。

之後，又是長達 7 個小時無休無止的內閣會議。會上，阿南惟幾繼續堅持之前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的主張，甚至提出：「在原子彈轟炸和蘇聯參戰的情況下，對比起來，我方難操勝算，但在為大和民族的榮譽繼續進行戰鬥中，總會有機會的。解除武裝辦不到，外地尤其如此。實際上，只有繼續戰爭一條

路。如能施展死裡求生的戰術，就不會徹底失敗，反而會有扭轉戰局的可能。」¹⁵或許是對阿南為代表「強硬派」的言論感到厭煩，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一反在上午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的沉默態度，轉而公開反對「繼續戰爭」的論調：「我認為我方對英美沒有取勝的希望，對蘇聯也是如此……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來看，我認為沒有取勝的可能。此時此刻，是投降以拯救日本，還是孤注一擲硬是打下去，應該冷靜地作出合理的判斷。必須放下那一套死不服輸和一廂情願，按照實際情況，光明正大地堅持需要堅持的意見，去進行談判。」¹⁶之後的會議演變成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之間的爭鋒相對。米內明確表示同意立即接受宣言，而阿南惟幾堅持認為：無條件投降正如作繭自縛並無法維護所謂「國體」即天皇制。同時，他還露骨地警告：「（陸軍）統帥部的空氣比我尤為強硬，還不認為戰爭已經失敗」¹⁷。

入夜後，文部大臣太田耕造突然提出當前時局下「內閣理應總辭」的建議。鈴木則滿不在乎地回答：「我沒有集體辭職的打算。我決定讓我的內閣來解決現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儘管堅持強硬立場，但阿南惟幾並未理會太田耕造的這個建議，似乎決定與鈴木內閣共進退。對於眼前的政治僵局，鈴木並不意外。實際上，他暗地裡有着自己的盤算。這位老首相計劃在9日深夜以御前會議的形式來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希望身為天皇裕仁能以所謂「聖斷」的方式來壓迫軍部妥協，進而促成停戰投降。

遲來的「聖斷」

依照規矩，召開御前會議需要有首相、海陸兩軍首腦的畫押簽字。8月9日這一天，鈴木在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與內閣會議之前，早已秘密派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去找陸海軍各長官簽名畫押。這就是鈴木要求迫水所謂「事前做好的準備」。由於擔心臨時召開御前會議的舉措會引起軍方懷疑，所以在申請召開御前會議上的文件卻並未註明開會的具體日期。陸軍省軍務局長吉積政雄曾對此提出異議。為了打消其顧慮，在鈴木的授意下迫水拍着胸脯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證道：舉行御前會議的具體時間需事前徵得各方一致同意，而在御前會議上只討論國策，不做最終決定。¹⁸然而，鈴木早已下定決心要在9日晚上召開這場堪稱日本近代歷史轉折點的御前會議。

晚上10點半，沉默良久的鈴木突然對因長時間討論而情緒煩躁的閣僚們宣佈：他現在就要去覲見天皇，請求御前再召開一次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閣僚驚訝的喧囂聲中，鈴木起身快步走出了房間。

晚上11點50分，御前會議在御文庫地下防空洞召開了。會場所在地是特種防空洞內的一個房間，大約50平米大小，位於地下10米的深處。參加會議者除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六名正式成員外，還加上了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陸海軍首腦，以及內閣書記官長。儘管已是深夜，但防空狹小的會議室

裡依舊悶熱。由於是御前會議，所有出席的文官皆著厚重的三件套大禮服，而軍人們更是繫着風紀扣，眾人額頭上都掛着不斷滲出的汗珠。會上，圍繞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爭論依舊激烈。會議持續到凌晨 2 點，無論是主和派的東鄉茂德、米內光正以及平沼騏一郎，還是主戰派的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與豐田副武均無法說服對方，討論演變成為彼此不斷重複各自的觀點。

正當眾人期待鈴木發表意見之時，老首相卻慢慢起身走向天皇並說道：「爭論已達兩個小時之久，遺憾的是結果為三比三，無法進行表決。然而事態緊急，刻不容緩。事已至此，雖然是第一次，確實感到不勝惶恐，但還是請陛下聖斷為妥，以聖上考量作為本次會議的結論吧。」聽到鈴木的請求，裕仁開了口：「那我就說說我的意見。我同意外務大臣的意見。」¹⁹

接着他又講到：

陸海軍統帥部的計劃常有錯誤，失掉時機。說是進行本土決戰，九十九里濱的防禦工事已經遲誤，說是不到 8 月底不能完成。關於增編部隊也說裝備尚未齊備。若此情形，怎能迎擊敵軍！

空襲日益加劇，若使國民再進一步陷於塗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壞，導致人類的不幸，實非朕所心願。

此時此際應忍受難以忍受者。解除忠誠的軍隊的武裝，

將昨天效忠於朕的人定為戰犯，於情實有不忍，但為國家前途計，亦屬事不得已。今天應以明治天皇遭受三國干涉時的心境為懷。²⁰

8月10日凌晨兩點半，御前會議正式結束。根據天皇的裁決，日本政府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並通過瑞士、瑞典向盟國發出了電文，主旨如下：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於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表、後經蘇聯政府贊同的聯合公告所列條款，而附一項諒解，以上幾項並不包括有損天皇為最高統治者權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誠希望這一諒解獲得保證，且望迅速得到對此的明確表示。²¹

美國東部時間10日清晨7點33分，杜魯門在白宮收聽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短波廣播。中午，美國國務院收到瑞士使館轉來的正式投降書。針對日本最關心的天皇制問題，美國方面所擬的回覆如此寫道：

從投降時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置於盟軍司令部之下(subject to)。最高司令將採取他認為貫徹投降條款應有的步驟。天皇及日本大本營，簽署實施《波茨坦宣

言》的規定所必需的投降條款，並命令日本所有軍隊，停止敵對行動、解除武裝，且應發佈最高司令為使投降條款輔助實施認為必要的其他命令……日本政府的最終形態，根據《波茨坦宣言》，將依據日本國民自由表達之意志建立。盟軍將在日本駐紮到波茨坦宣言闡述之目的實現為止。²²

8月10日晚上，英國政府同意了美方所擬的答覆。11日晨，杜魯門收到蔣介石「完全同意」的答覆。蘇聯起初則表示懷疑，提出最高司令人選問題，後又作罷並表示同意。在取得三國同意後，美國國務院委託瑞士方面將這份正式答覆轉交了東京。

於是，在昭和天皇的堅持下，日本以所謂「聖斷」的方式接受了戰敗投降的事實。然而，若之前昭和天皇採納近衛的上奏文，當時就選擇停戰的話，就不會發生後來慘絕人寰的沖繩戰役，更不會有之後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稱之為「遲來的聖斷」並不為過。²³

第二次「聖斷」

在等待盟國回覆期間，陸軍省卻自行公開發佈訓示，要求日本國內各大報刊刊載。通篇依舊是決戰到底的論調，喊出「只有毅然決然將維護神州之聖戰戰鬥到底」的口號。11日，日本

各大報紙均予以登載並冠以「死中有生，陸相向全軍將士訓示」的聳人標題。據傳阿南因此受到天皇的斥責。儘管當時普通日本民眾並不曉得日本已決定投降，但在軍隊中已引起軒然大波。陸軍省各主要部門的青年軍官們情緒尤其激動亢奮，大部分都無法接受無條件投降的事實。阿南所發佈的訓示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刺激了他們軍國主義的敏感神經。²⁴

12日凌晨，日方收到了盟國的正式回覆。外務省將「subject to」譯為「受限於」，而陸軍方面則將其理解為「隸屬於」、「從屬於」，進而以此為理由認為盟國一定會廢除天皇制，轉而加劇了軍方的不滿。梅津美治郎甚至認為：「明顯褻瀆了作為國體根基的天皇的尊嚴，將招致我們的國體破裂，皇國滅亡。」²⁵ 同一天，在未經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的情況下，陸軍參謀總部擅自向各地司令官發電稱美國的答覆「違反維護國體的本意，決定斷然予以拒絕，仍堅持繼續戰鬥的態度，現正在推行此項國策之中。因此，要求各軍仍需堅決為完成作戰任務而奮鬥」²⁶。在海軍方面，向來反對投降的軍令部長豐田副武與次長大西瀧太郎（神風特攻隊的始作俑者）則乾脆瞞着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擅自上奏天皇反對接受宣言。²⁷

當天，天皇裕仁先後授意內大臣木戶幸一、外相東鄉茂德先後與鈴木貫太郎談話，促其堅定接受宣言的想法。²⁸ 米內光政則在內閣會議上言辭激烈表示：「天皇既已聖斷，就必須絕對照辦」；同時他異常坦率地指出：「遭受原子彈攻擊和蘇聯參戰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上天保佑我們。這樣可以迴避『停戰』二字。我一向主張的收拾時局的理由，既不是敵人攻擊的可怕，也不是原子彈和蘇聯參戰，主要是國內形式的令人堪憂事態。因此今天不將國內形勢擺到表面上爭論就能收拾時局，毋寧說是幸運的。」²⁹ 米內的言下之意便是：比起戰敗本身，日本因對外侵略政策而累積的國內社會矛盾很可能在戰敗後徹底爆發；但如今便可將戰敗的原因歸咎於原子彈襲擊和蘇聯參戰，如此也就掩蓋了內在矛盾。

13日上午7點10分，阿南拜訪了木戶，「陳述對聯合國國家答覆的意見，最後表示，照此難以認可」。木戶則回答：「事到如今，只有接受，別無他途。」雙方最後不歡而散。根據阿南副官的回憶：「陸相與內大臣會談之後，在汽車裡說：『木戶決心很大。對軍部頗有反感。指責只有軍人鑽進深深的防空洞裡，而置國民於空襲之下。』」³⁰ 前一天晚上，阿南還曾拜訪裕仁的親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希望他出面勸天皇改變接受宣言的決定。然而，卻遭到崇仁痛斥，他指責陸軍自所謂「滿洲事變」以來的種種暴行將日本引向了不歸路。^①

從木戶處悻悻而歸後，阿南在當天舉行的最高戰爭指導會

① 1943年至1944年間，三笠宮崇仁曾作為日本陸軍軍官前往中國戰場視察。目睹日軍諸多暴行，深受觸動，轉而同情中國共產黨。回國後發表《作為日本人對「支那事變」的內心反省》予以揭露。之後，曾參與暗殺東條英機的計劃。戰後多次公開批判日本侵華罪行，敦促並積極致力於中日關係改善。2016年10月去世，享年100歲。

議上再度發難，認為盟國答覆「危及國體」。正反雙方隨即又陷入無休無止的激烈辯論。爭論至晚上，鈴木首相最終表示：「幾經反覆閱讀，認為美國所寫並無惡意……聖上旨意在於和平停戰，我願服從。擬將本日閣議如實上奏，再一次請求聖斷。」³¹

實際上，當時美軍飛機自 8 月 12 日起已在日本本土散發傳單，告知廣大日本民眾：日本當局已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事實。得知此情況後，內大臣木戶幸一擔心「敵機正在散發聯合國的答覆傳單。因念如此情況拖延時日，全國有陷入混亂之慮」³²。而天皇本人也有同樣的擔心，認為這些傳單到了軍隊手中，必然會招致譁變。有鑒於此，三笠宮崇仁親王亦曾告誡陸軍方面「絕對不准搞恐怖活動與私自使用軍隊，否則將會失去天皇陛下的信賴」³³。

14 日早上，裕仁召見了鈴木，同意再次舉行御前會議且越快越好。起初，陸軍方面希望將會議推遲至下午舉行，但裕仁認為時間緊迫，決定在上午 11 點就召開會議。³⁴

御前會議召開前，在軍部的建議下，天皇特別召見了永野修身、杉山元、畑俊六三位元帥^①。其中，畑俊六當時人在廣島，奉召後在 14 日清晨才趕回東京。他一進陸軍省就感受到一股異樣的詭異氣氛，曾如此回憶：「我從廣島抵京後，一進陸軍

① 自西鄉隆盛後，日軍的「元帥」僅為名譽稱號，而非實際軍銜，多授予退休的高級將領。二戰期間，由於日軍規模不斷擴大，為對應所謂「總軍」的編制，才出現現役「總軍司令官」被授予「元帥」的例子。

省，畑中少佐等立即請求我在元帥會議上奏請陛下繼續抗戰。可見省部波動未息。」³⁵ 正如裕仁所擔心以及畑俊六所觀察到的那樣，陸軍內部確實醞釀着一股政變的暗流。

10 日聽聞「聖斷」決定後，陸軍省內部的青年將校便陷入躁動的氣氛之中。當天上午 9 點，陸軍省的青年軍官聚集在陸軍大臣辦公室裡，無一例外地言辭激烈地要求阿南惟幾辭職，藉此讓鈴木內閣垮台，從而阻止無條件投降的進程，但遭其拒絕。12 日，獲悉美國的答覆後，陸軍內部激進派的反抗情緒更盛。十餘名來自陸軍省的青年軍官「由於痛感形勢的惡化，至地下防空洞集合，認真地策劃武裝政變」，計劃通過武裝政變的形式「保衛要人、擁戴聖上，期待變更聖意，在此期間的國政於戒嚴下施行」。主謀有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課長荒尾興功大佐、課員稻葉正夫中佐、課員井田正孝中佐、課員椎崎二郎中佐、課員畑中健二少佐等人，其中還有阿南的妻弟竹下正彥。

13 日晚 8 點左右，這批人前往陸軍大臣宅邸欲向阿南說明他們緊急制定的「武裝政變」計劃，聲稱「縱做逆臣，為要永保國體，明日上午斷然開始行動」。他們的計劃要旨如下：

- 一、調動東部軍區與近衛師團參與政變；
- 二、政變部隊將切斷皇宮與外界聯繫，逮捕總理、外相、海相及內大臣等「主和派」並實施戒嚴；
- 三、在得到確實保證國體不變的承諾前，繼續戰爭；

四、為達上述目標，需要陸軍大臣授權並協調統帥部實施。

起初，阿南並未明確表態，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他現在很理解當年西鄉隆盛的心情。作為明治維新的最大功臣之一，西鄉隆盛晚年因不滿明治政府處理「士族問題」的政策而發動了「西南戰爭」。因此眾人覺得阿南是在暗示同意政變計劃。在得到阿南同意第二天去向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徵求意見的承諾後，眾人方才散去。而阿南卻私下對荒尾興功說：「訴諸武裝政變，因不能得到國民共同努力，本土作戰將極為困難」。

14日清晨7點，阿南與荒尾一道會見了梅津美治郎，向其轉述了政變計劃。梅津當即表示反對，阿南轉而附和。當時一同參加會談並支持政變的某位軍務課課員如此記載道：「總長首先表示，在皇宮內難以動用兵力，隨即全面不予贊同。至此，計劃崩潰，萬事休矣。」³⁶ 之後，阿南在大臣辦公室裡會見了負責東京地區治安的東部軍司令田中靜壹，提醒他注意首都治安警備等事宜，明言若發生武裝政變應慎重應對。8點10分左右，阿南再次召集陸軍省高級幹部訓話，要求「全軍必須團結一致，在一絲不亂的統制下，為如何體現聖慮而努力，如有敢侵犯統制作亂者，先斬殺我再說」³⁷。

儘管政變計劃已遭陸軍高層否決，但政變團體並未放棄。尤其是椎崎二郎中佐、課員畑中健二少佐等較年輕軍官顯得最

為激動，並馬上着手制定新的政變計劃。當時，在陸軍省內傳遞公文的首相秘書官松谷大佐就曾目睹陸軍省內部詭異不安的氣氛，擔心隨時可能爆發軍事政變：「陸軍省的課員們直接與陸相會談，部內一時出現騷亂情況。感到部內將要出事，給治安帶來疑慮。我通過當事者的輔佐人員強烈請求宮中、首相、外相，立即斷然決定結束戰爭。」³⁸

鈴木請求天皇作所謂「第二次聖斷」的御前會議將在這天中午舉行。

8月14日上午10點，依照軍方的建議，三位元帥晉見天皇。裕仁身穿軍裝，戴白手套，對三位說道：「戰局驟變，蘇聯參戰，特攻終不能對抗科學力量。因此除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別無選擇。元帥們意見如何？」³⁹永野修身率先發言稱，「國軍仍有餘力，而且士氣旺盛，繼續抗戰，可斷然擊退登陸的美軍」，而杉山的意思大致相同。畑俊六則表示「因駐在廣島，最近情況知之不詳。但對擔任正面的防禦，可惜只能說並無把握擊退敵人。作為國策雖不得已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也要盡力通過談判，至少要求保留十個師團作為近衛隊」⁴⁰。聽完三位發言，裕仁堅持認為「戰爭如此繼續下去，形勢愈益惡化，而國家終將無一獲救，敵方已保證皇室之安泰……雖實難忍受，但經深思熟慮所決定，元帥要協助使之實現。」⁴¹

送走三位元帥後，御前會議於10點50分召開，地點仍是皇宮防空洞的地下室。會議開始後，鈴木首先報告了前一天最

高戰爭指導會議與內閣會議上的討論經過。接着則是梅津美治郎、豐田副武以及阿南惟幾陳述堅持反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理由。三人說完後，天皇問，是否還有其他意見，隨即再一次做了所謂「聖斷」。根據梅津美治郎當時的筆記，大致如下：

朕異乎尋常的決心未變。從內外形勢，國內狀況，彼我國力戰力進行判斷，並非輕率作出的結論。關於國體，敵亦承認，毫無不安之處，關於敵之保障佔領，雖不無可慮之處，但如繼續戰爭，則國體與國家之將來同歸於盡，一無所存。如現在停戰，將來發展的根基尚存。解除武裝縱不堪忍受，但為國家與國民幸福計，必須以明治大帝對待三國干涉時同樣心情處之。望予贊成。陸海軍的統御或有困難。朕親自廣播也可。盡速頒發詔書傳達此意。⁴²

隨後，鈴木立即奏請草擬詔書。其實，在「第一次聖斷」後詔書起草工作已秘密開始，由迫水久常和漢學家川田瑞穗草擬了第一稿。14日御前會議結束，找來陽明學者、「大東亞省」顧問安岡正篤來潤色。修訂後的文稿在下午4點前後被送到了內閣會議的桌上。圍繞個別詞句的措辭，阿南與米內之間還曾爆發過激烈爭論，例如阿南堅持將原稿中「戰局日趨惡化」改為「戰局未見好轉」。在經過前後40餘處的修改，詔書才最終定稿。

晚上 8 點半，鈴木向天皇呈送了修訂後的詔書文本，請求簽署並加蓋御璽。完成後，各大臣副署。深夜 11 點左右完成所有手續。20 分鐘後，裕仁便開始廣播錄音，前後錄了兩次，最終選擇第二次錄音用做正式廣播。正式廣播的時間定於次日即 8 月 15 日中午 12 點。錄音盤當晚由天皇侍從室負責保管。

特報

朝日新聞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けふ正午に重大放送

國民必ず嚴肅に聴取せよ

十五日正午重大放送が行はれる、この放送は眞に未曾有の重大放送であり一億國民は嚴肅に必ず聴取せねばならない

8月15日《朝日新聞》清楚印發的「號外」，通知民眾收聽「正午的重要廣播」。

宮城事件

14 日午後時分，「第二次聖斷」的最終消息已傳到了陸軍省。包括陸軍大臣、參謀總長在內的陸軍高層召開了一次閉門會議。會上，由參謀次長河邊虎四郎起草了一份應由陸軍高級將領集體聯署的協議書，重申並表達「陸軍堅決遵從聖斷而行動」。傍晚時，參謀總部向關東軍、「支那派遣軍」、南方軍等日本國內外各地駐軍正式拍發「關於結束帝國戰爭」的電文。儘管如此，青年陸軍官佐的政變計劃卻並未停止，反而在加速推進中。

下午 3 點左右，政變首謀畑中健二趕往求見東部軍司令田中靜壹，希望能說服其支持政變計劃。結果，未等他開口談及政變之事，便遭到田中嚴厲呵斥並被趕了出來：「你跑來我這裡幹甚麼？你的想法我一清二楚。甚麼都不要說。滾回去吧！」由於擔心畑中有異常舉動，田中副官的右手一直按在刀柄上，雙眼死死盯住這位氣急敗壞的年輕參謀。畑中並未料想到會遭遇如此堅決的拒絕，竟一時說不出話，沉默片刻後敬禮離去。望着畑中離去的背影，田中對副官講：「此事如果不引起注意，就將重蹈永田鐵山的覆轍。」⁴³ 1935 年 8 月 12 日，時任陸軍省

軍務局長永田鐵山^① 在自己辦公室裡被皇道派軍人刺殺。田中的預感並沒錯，但這一天將遭遇「永田鐵山」般命運的人並不是他。

在東部軍司令部碰壁後，政變集團唯一的希望便是策動近衛師團參與政變。他們與東條英機的女婿、近衛師團參謀古賀秀正取得聯繫，並說服其共同參與政變。從古賀處，他們得知了14日與15日負責皇宮警備的是近衛師團第二步兵聯隊（聯隊長芳賀豐次郎），立即與其接觸。傍晚時分，田中靜壹把部下——近衛師團師團長森赳叫到了自己辦公室提醒他：「在這種時候最容易發生爭奪天皇陛下的戰鬥。近衛師團的任務尤其重大。」⁴⁴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近衛師團內部已經有人響應政變集團的號召了。就在田中向森赳交待注意事項的同時，芳賀豐次郎一反常規增調了第三大隊進入皇宮，與原本已在宮中的第一大隊共同執勤，理由是加強警備。儘管基本同意畑中健二的主張，但芳賀依舊不敢擅自犯上作亂，堅持要有師團長森赳的正式命令才行動。

① 永田鐵山（1884—1935），日本陸軍統制派的核心人物，與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並稱為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的「三羽烏」。之後，以次席的成績於陸軍大學第23期畢業。早年在歐陸出任武官考察各國軍事，20年代後進入日本陸軍中樞，推崇所謂「總體戰」理論，希望在日本建立軍部主導的軍國主義政治體制，被稱為「日本陸軍第一腦」。1934年出任陸軍省軍務局長，次年8月12日遭皇道派軍官刺殺身亡。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如此評價永田：「吾知其老成謀國者，已悔其侵略滿洲之所得，不償其國內倫紀之頹廢，吾更為其國民憂也。」

臨近零點時，井田正孝等人趕到了近衛師團司令部，在古賀秀正的引見下，向森赳提出政變要求。聽完這些年輕人的慷慨陳詞後，森赳回答：「今天天皇做了聖斷，那我就絕對不能容許與陛下意志相反的行動。戰鬥是根據陛下的命令進行的，退卻也是根據陛下的命令進行的。這是近衛師團的本分和責任。」⁴⁵面對森赳堅決不配合的態度，井田正孝拍着桌子，幾乎用怒吼一般的聲音說道：「南美小國巴拉圭在五年戰爭中一直打到人口失去八成。芬蘭如此。我們的敵國中國也如此……閣下，我們也不再說甚麼了。我們要奮起，要奪回美麗的日本精神。近衛師團在這種時候正應當起中心作用。請閣下作出決斷！」⁴⁶結果，森赳卻不肯表態，提議大家不如先去明治神宮參拜以求神啟。這當然不過是他拖延時間的把戲而已。

凌晨1點左右，趕到近衛師團司令部的畑中健二帶着另外兩名參與政變的參謀衝進了辦公室。畑中突然拔槍向森赳射擊，同來的另一位參謀同時拔刀朝森赳砍去。森赳的副官亦被斬殺。在重演了當年刺殺永田鐵山那一幕後，畑中、古賀等人開始偽造師團長命令並以森赳的名義發佈：

近師命令⁴⁷

八月十五日〇二〇〇

一、師團之使命是摧毀敵人謀略，維護天皇陛下，捍衛我國國體。

二、近步一長派主力部隊佔領東二東三營內廣場（包含東部軍作戰室周邊）和本丸馬場附近，須對外保衛皇室的安全。另派一中隊佔領東京廣播局，封鎖廣播線。

三、近步二長派主力部隊在皇宮吹上地區對外守衛皇室的安全。

四、近步六長繼續執行現在的任務。

五、近步七長派主力在二重橋前切斷皇宮外圍。

六、GK 長派 TK 中隊前進至代官町，主力待命。

七、近炮一長待命。

八、近工一長待命。

九、近衛機炮大隊長以當前姿態守衛皇宮。

十、近衛一師團長派兵切斷皇宮至師團司令部之間以外的皇宮通訊網。

十一、我於師團司令部據守。

近師長 森赳

收到命令後，芳賀豐次郎的第二步兵聯隊開始行動。首先，政變部隊開始佔領皇宮各處宮門，切斷電話聯繫，解除皇室警察的武裝，禁止一切人員進出。同時，為防止終戰詔書播出，政變部隊還佔領了位於千代田區內幸町的廣播會館。同時，在畑中、古賀等人的指揮下，近衛師團的士兵開始搜查宮內省，希望能找到天皇錄音的錄音盤。發現近衛師團異動的內

大臣木戶幸一和宮內大臣石渡莊太郎及時逃進地下金庫室，僥倖躲過追捕；而放在皇后宮內事務所保險庫的錄音盤也未被發現。此外，凌晨5點左右也曾有響應畑中、古賀的個別軍人與右翼組織企圖刺殺總理鈴木貫太郎以及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⁴⁸

近衛師團內，最早感覺事態不對勁的可能是第七步兵聯隊長皆美貞作。在他對「派主力在二重橋前切斷皇宮外圍」的命令感到疑惑，於是直接打電話到了東部軍司令報告：師團長命令可疑，很可能是偽造的。此時，政變團伙的井田正孝等人就在東部軍司令部，還在企圖說服東部軍參謀長高島辰彥同意「舉事」，但他們隱瞞了森赳被殺一事。得知森赳被殺真相的高島辰彥，斷然拒絕了政變軍官的要求並急忙向司令長官田中靜壹報告。田中決定堅決鎮壓叛亂，首先派人前往近衛師團司令部確認情況。得知師團長已死，馬上命令近衛師團下屬各聯隊長緊急集合並告知「師團長遇害、偽命令無效」。凌晨4點，田中本人率領部隊前往皇宮。

同時，之前積極配合政變行動的芳賀豐次郎也開始了動搖。他一直認為政變行為是得到了森赳乃至陸軍大臣默許，但行動開始後一直未得到來自陸軍高層的任何指示。數個小時過去後，芳賀亢奮的熱情逐漸褪去，心中的疑慮則越來越大，轉而要求畑中等人提供師團長或陸軍大臣支持政變的證據。4點20分，陸軍省收到了第一份有關叛亂事件的報告：

8月15日4時20分

畑中、井田殺害近衛師團長。

近衛步兵第二聯隊（以兩個大隊）佔領宮城。

有必要弄清進入宮內的真意何在，電話不通。

東部軍迅速指定代理近衛師團長。

命令各以一個聯隊佔領宮中、宮城前、竹橋。⁴⁹

清晨5點，田中靜壹率領部隊入宮未遇抵抗，當面向芳賀說明情況並下達解除佔領命令，釋放扣押人員。上午8點20分，田中在內大臣的陪同下，拜見天皇報告事態已解決。當時，裕仁並不清楚當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後知道來龍去脈亦感驚愕：

我在14日晚9點過後，因為簽署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詔書，以為這樣一切都已敲定，不料陸軍省大概覺得沒有公開廣播就無效，於是使出手段想阻礙廣播播放……宮內省的電話線也被切斷了，御書房的周圍已經被士兵包圍。幸好我所在居所的士兵好像不知道，因為防備空襲鐵門也鎖閉着。聽說這一騷動，田中靜壹軍司令官派兵壓制了這些士兵，事件得以平息。⁵⁰

田中前往拜見天皇的同一時刻，仍不死心的畑中健二又前

往廣播電台，要求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講闡述他們的所謂「愛國忠君」的心聲。然而，這種近乎癲狂的要求，自然沒有實現。心灰意冷的井田正孝在政變失敗後，又去陸軍大臣官邸拜訪，結果卻在那兒目睹了阿南惟幾切腹自殺的一幕。上午 11 點半左右，畑中健二、椎崎二郎在繞着皇宮散發完所謂「護持國體」的傳單後，在二重橋邊的草坪上自殺。

半個小時後，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點整，日本全國廣播開始播放天皇裕仁宣讀的《終戰詔書》。詔書發佈的同時，鈴木內閣宣佈總辭職。

這日本史上最漫長的一天終告結束。